

# 朱天文

## 有所思， 乃在大海南

散文集 1980—2003

记得当时年纪小  
我梦且不言  
采薇·采风  
提笔  
戏外戏  
一杯看剑气  
玲珑塔来塔玲珑  
如是我闻  
赖声川的戏  
文学的童年  
废墟里的新天使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有所思，

乃在大海南

散文集 1980—2003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所思,乃在大海南/朱天文著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0.4  
(朱天文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4995-9

I. 有… II. 朱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14013号

有所思,乃在大海南

朱天文 著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封面绘画 李 媛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陈飞雪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51,000

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4995-9/I·2810

定价: 27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021-69113557

# 目 录

## 辑一 前三三与后三三

烫手的热山芋.....3
无事.....5
华冈的夜.....7
折杨柳.....11
记得当时年纪小.....15
寻春问腊到蓬莱.....19
碧螺春.....25
我梦且不言.....30
采薇·采风.....33
月入歌扇·花承节鼓.....38
衣香.....40
夏钓.....44
提笔.....45
伯利恒的星.....47
戏外戏.....48
他.....51
有所思.....53

竹崎一日.....55

想做.....59

七楼的天空.....61

## 辑二 如是我闻

一杯看剑气.....65

玲珑塔来塔玲珑.....75

凤凰花发海南天.....94

如是我闻.....100

人身难得.....107

有信·有仁.....110

女孩.....112

同修同行，同福同慧.....114

与石头相遇.....120

弱点的张大春.....123

《学飞的盟盟》新版序.....126

## 辑三 蜚长流短

赖声川的戏.....131

我也成了观光客.....134

从《人间》想起.....137

马尼拉的落日.....140

陈先生和他的书店.....143

抓住字.....	146
关于“台北的银座”.....	149
一个舞台两出戏.....	152
《武恶》的魅力.....	156

#### 辑四 单身不贵族

说明一下.....	161
女人与衣服.....	163
关于吃醋.....	165
旅途中的男人.....	167
第二代探亲.....	169
从来不是上班族.....	171
发型与心情.....	173
日本.....	175
做家事.....	177
特殊朋友.....	179
文学的童年.....	181
小说奖.....	183
租屋今昔.....	184
单身不贵族.....	186

#### 辑五 站在左边

上言加餐饭.....	191
------------	-----

秭归.....	198
走吃千里.....	200
陆沉之都.....	207
来自远方的眼光.....	214
废墟里的新天使.....	224
站在左边.....	229

## 附 录

舞鹤对谈朱天文.....	233
文字与影像	
——白睿文访谈朱天文与侯孝贤.....	248

# 辑一

前三三与后三三





## 烫手的热山芋

我的第一本书，三分在明白里，倒有七分是糊里糊涂的。

从开始写的时候，高一那个暑假，真真是闲得无事，就在笔记本上涂起小说来。怎么写出来的完全不记得了，记得的只是窗前一小块水泥地上，白的蓝的黄的粉笔重重叠叠画着的格子，玩过五关斩六将、抢宝石、跳房、克难棒球，那孩子们喧腾的喊叫如盛夏里的满天哗哗的蝉声。我的窗口底下正好是一垒，屡次抢垒的顺着一股子冲力将墙壁一撞，仿佛整个房子都震动了。我笔下便这么写着：没有一丝风，静静地坐着也会热出一身汗来。天空艳蓝得给人一种不实在的感觉，几块雪白的云朵剪的似的贴在上面，树浓绿得很突兀……写的原来就是窗前的那一方天空，岂知演绎下去竟是写一个同学的死，而且显然大受彼时流行的存在主义的影响。真可谓是窗底之蛙闭门造车呢。

那年长长的夏天，却也写出了两篇小说。后来是移到后院爸爸的书房去写，窗外藤架浓浓密密绿绿的交缠着女萝松和刀豆。刀豆就真是像把半月刀，一条一条垂在架上。一大片旺绿，把人淹没在海底的极深极深处了，写着写着好像做了一场梦，梦中去龙宫走了一遭，醒来张眼一看，是篇《仍然在殷动地闪耀着》。里头的女主角，怎么倒又成了《拒绝联考的小子》里的彭雪芬，也叫我怔忡好笑得很了。

爸爸晓得我小说写完，便讨了去看。夜深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在书

房的台灯下读着，我跟妹妹已经睡了，但我如何睡得着呀，耳朵支得老长，努力听着遥遥的稿纸翻动的声音，以及有时爸爸妈妈格格地笑起来，低低地言语着。我因为紧张过度，听觉反而变得迟钝，怎么地集中了精神也未听得一言半语，不觉恍惚入梦，朦胧中有天外的人语隐隐，月落如金盆。

如今我却不相干地想起庾信《小园赋》里的两句话：“龟言此地之寒，鹤讶今年之雪。”在仲夏夜之梦，果然有一龟一鹤惊叹于我的文章吗？我十分喜欢历史上记载的这一段：晋太康二年冬大寒，南州人见二白鹤语于桥下曰，今兹寒不减尧崩年也，于是飞去。短短的几句话，满满都是节气中的消息，天机欲泄，令人不禁毛骨悚然起来。常常我给人家的第一印象总是文静柔顺，若遇见我佩服的人他也说这样的话时，我就想着哪天可也要使个手段把你吓一吓呢。

然而皇冠出版社要出我的小说集《乔太守新记》，我只觉得抱歉似的，也不知是对谁。单一个封面，张柱国先生就和我商量了多次，我打心眼里无意见，想他们怎么做怎么好，唯愿他们不要那样将我当作家尊重着。是以《乔太守新记》得以出版，满心的都是感激欢喜。若有挑剔与不满意，则完全是对自己的文章的。有时翻开看看，简直地心惊肉跳，快快扔下了，好像书是烫手的——烫手的热山芋。

一九七九年冬

## 无 事

有的时候真吵，有的时候假吵，真真假假连自己都糊涂了，变成只是一种很好的心情。

穿了新衣服，我走在暖暖的冬阳里和三哥道：“这件衣服你看好不好？”

“好看。好看。”

我不高兴了：“好看？你连看看都没有。”

三哥笑着急忙辩道：“喂，喂，凭良心说话，我没看？”

我更不高兴了：“那样随便瞄一眼也叫看？可见你没诚意。”

三哥无可奈何，把我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，复又道：“真的是好看。”狼狈地笑起来。

我却轻蔑地说：“已经太迟了。”

有时候看到真是漂亮的女孩，我叫三哥赶快看，三哥总是反应太慢，望着的时候，不是人家的侧面就是背影了，他道：“不怎么样。”

我会焦急得顿脚：“正面才是美的呢！”硬拉着他赶到前面去，假装回头找人似的。但三哥仍说：“不怎么样嘛。”

我急急地告诉他那女孩的美法是怎么样的，热切地要争取他的认同。而三哥只是淡淡的一句：“不怎么样。”

我即刻就生气变脸了。

三哥便对我唱起歌来：“啊哟喂呀小乖乖呀小鬼鬼……”

我转头不再理他，从公馆走到文学院新教室上国剧概论的路上，我都没有再说一句话。只是大王椰子树的风吹过灰茫茫的天空。

一九八〇年二月

## 华冈的夜

年年圣诞夜我爱的是新寒暴冷的天气，马路上干净得发亮，报佳音的歌声荡荡远远地飘在清澈的夜里。

今年是全家跑了华冈山上一趟，忘不了。

这次云门主办“艺术与生活”至各大专院校巡回演出，平剧部分与陆光国剧队合作，前半场介绍剧队平日练功的情形，带文武场，幻灯片放映平剧化妆，下半场上两出戏，《三岔口》和《昭君出塞》。那样一个华冈的大风也要冻住的晚上，华风堂竟然全部满座，不下千人，我则整晚泪不干。

先是汪其楣的开场白，就热情响亮。她这位小小姐，一头黑发质似婴儿的柔细润泽，打得短短薄薄的，覆着前额。声音低沉，都是感情的波荡。每次和她见面，皆在闹哄哄的公共场合，却正是那句“蓦然回首”，一照眼，笑到心底去了，笑得奸奸诈诈的，连话都多余。

昭君娘娘胡陆蕙一身运动衣登场，那份朴实憨厚，带些土气，根本不能想象她的昭君扮相。胡陆蕙在台上略站站，一笑，下台化妆去了。剩一位朱陆豪示范练功，长腿长脚的立在那儿像只小鹿。

朱陆豪是当今菊坛新一代数一数二的武生，本人比扮相更好，喜孜孜的。汪其楣在旁注解，朱陆豪一招招表演示范，脸上端正凝然，忽又会谦逊地一笑。简单的几个踢腿，打旋，蛟龙盘柱，那样轻巧，无声无息不生尘，像片影子。轻巧因为他的扎实，不浮、不飘，一架

山膀，一蹲马步，背后都是一寸寸功夫累积，武侠小说里常写一剑劈来将虎口震裂，那功夫确是骗不了人。又动辄爱说给他个扫堂腿，今天也才见识到，真是开心。

随后台两边跑出一队小孩，大冷天一件短袖运动衫，好心疼小性命呢。小孩儿就是那股神气好，极正经，而天然的，动起来则个个矫若脱兔，一会儿拿顶，一会儿翻滚，什么什么的一大串也叫不出名称。在我们看来是肢体绝对不可能达到的极限，在他们似乎没有不可能。但是这样艰苦的训练过程，于平剧的浩瀚里，只能算刚刚才踏入了门槛，未来的前途根本未知，又不知谁才是可以出人头地的。此刻孩子们想也不去想它，只是稚拙地，认真地示范，没有一点点夸张、一点点委屈，非常正大地担当着一件大事。那舞台灯光下跳跃的生命，抓也抓不住，我看着都落下眼泪。

本来是，从前一位伶人出头，十年坐科，其间的辛酸不说，出科后的惊涛骇浪那才险恶呢。像鲤鱼跃龙门，点额暴腮，一劫跃了又一劫，劫劫都是生死交关。比平剧和日本的“能乐”，能乐以“静”胜，方知平剧的“动”，原来是这样变化万端，活泼强大，实则分别了两个民族在文物制度上的创造力。单看平剧练功的种类之多，会看的看门道，不会看的看热闹，皆要惊叹于汉民族的创造力、行动力，从黄帝以来，周朝礼乐的大气魄，连秦汉，连大唐大明，一直是这样轰轰烈烈的传统。

练功且又是一生一世的修行。即拿侯佑宗老师来说，今年七十多岁了，光打鼓就打了五六十年，至今每天晨起，头桩事情仍是将单皮鼓摆出，打个半小时。以侯老师台湾今天打鼓佬的祭酒，打了大半辈子的鼓了，难道还为练习不成？侯老师说这每天打它一回，是为台上第一击下去就中，没有犹豫，其实不为台上表演，就是平常任何时

候，都要一打即中。

这一打即中，我真喜欢。就像侯老师谈平剧，一谈即中，不需旁借，例如借学院派博士专家的理论来自证，侯老师自身便是一切理论的证明了，放诸四海而皆准。侯老师的自信，生于他对打鼓的信心，鼓就是侯老师的恋人呢，这位恋人永远不负他，他亦以毕生相报。所以侯老师这么大年纪了，仍然年轻热情，讲话中带着锋芒，修行竟是能葆青春永驻的。

《昭君出塞》即侯老师司鼓，平剧里这鼓又是个不得了！文武场由它指挥，演员的进退动静方寸间，亦是它来领导，可比交响乐的指挥。但交响乐的指挥只有“看拍”，打鼓佬却“听拍”、“看拍”都有。“听拍”不光是为指挥，鼓的本身即是乐器，最好听的了。

侯老师说打鼓没有固定的尺寸。比方周正荣与胡少安同唱老生，两人尺寸就完全不一样，周正荣温澹，胡少安浓烈，这打法就不同了。碰上新角唱戏，火候不足，则要打出气氛托住，不致场面冷清。如果余叔岩唱，他唱唱不听指挥了，自走自的去，此时打鼓佬若气怯，就完啦，他来抗你，你也给他抗回去，他这才唱得过瘾，你也打得过瘾呢。难怪马维胜就非侯老师打鼓唱不来的。平剧的文武场依人，伴奏几乎无迹可循，要就是庄子《逍遥游》的一个“游”字了。

《三岔口》很滑稽好玩，可算出上乘的默剧。《昭君出塞》则那昆曲的笛子一吹起来，悲亢高远，闻之此生也可以不要了。每听昆曲，尤其齐唱时，当下只觉与中华民族性命相见，深杳苍茫的，直溯汉唐三代之前，那样一个日月丽于天、江河丽于地的世代呀！

昭君和番，文武百官于十里长亭送别，出场时念引：文官提笔安天下，武官上马定太平。有所谓“民族记忆”这件东西的话，那么中国人的的确确是有“王天下”的民族记忆，绝非乌托邦的只是空想。



此记忆犹新，遍见于经史子集，诗词歌赋，戏曲弹唱里，连国父也把“世界大同”说得这样信实而理然。

昭君真是高绝的，长亭相送的一朝文武，此时都是纯心的男孩们，有叹息、有思慕，也只似天边的白云，相送迟迟。昭君之去，汉家的江山亦为之泪下。至今还有民国后人，相望早已泫然，不复知此时此地此身为何也……

散会后即搭陆光剧队的交通车回家，侯老师坐在前面，高高的呢帽与长大衣。而山下台北市一片灯火璀璨，似俯瞰尘寰，满天的星星都在脚下。下山是下凡，前尘往事，像无数无数的星星从身边飞过，抛的都抛了。今夜圣诞夜，华冈，华冈，如此良夜何？

一九八〇年岁末